



行出紗窗的少年烏貓兄

十八歲的熱天，我轉去彼个有柚仔芳的所在，透天厝稅佇(tī)柴仔店彼條巷仔內，講袂輾轉的柚仔話，我裂(liah)破番仔契，過我的都市庄跤生活。

一个人嫌傷大的透天，我倒佇客廳的thái-luh頂面；冰冰的半暝，想起細漢的柚仔城，已經十年無閣轉來，都市人的腹肚敢會堪得枵(iau)甲天光？我穿高雄來的淺拖，順柴仔店口的巷仔一直行，才看著細漢熟似的街仔。街仔頂青青紅紅的khâng-páng，才發現鬧熱的街仔，毋是九點就暗，都市的生活，佇我猶未發現的時陣，先搬入柚城。

小咪(Siáu-mī)佇我目調金進前，就坐佇二樓窗仔口，看阮門口前遐(hia)的阿婆講話開講，毋是小咪耳仔好、嘛毋是目調金，是柴仔巷內貓仔味傷重，予這隻烏貓佇入柴仔巷就數(siàu)想欲出去熟似新的貓仔伴。

中秋彼工，我一个人佇門口埕烘(hang)肉，出出入入的紗窗，予小咪勇敢起行；睏袂去的暗暝，看小咪佇鐵筒(tang)頂來來去去，按怎叫就袂轉來；轉來柚仔城的孤單閣加一項予貓仔放揀(sat)，我坐佇窗仔口，驚小咪會枵死，驚伊會予炮仔燒著，驚東驚西，就是叫袂轉來。我佇thái-luh頂睏去，隔轉工聽著小咪咧(teh)叫的聲：「Inn-inn-ann-ann」我從(tsông)對二樓，拍開西向的鋁窗，小咪是迤迤(tshit-thô)了忝(thiám)，轉來咧討食。

【西拉雅的勇士轉來矣！】

「走！走！走！」我從過對面紅色鐵門的厝，大聲趕遐的貓仔走；小咪予個箍(khoo)佇中央，勇仔佇邊仔講下下(kē)的貓話，差不多七八隻細漢的迤迤仔替勇仔箍小咪，我趕緊走過替小咪解圍，驚伊予這個貓仔鱸鰻欺負。勇仔是柴店巷的貓仔王，算是上大尾的鱸鰻，莫(mài)講貓仔驚伊，連oo-tóo-bái攏愛閃伊；勇仔嘛毋是啥物緣投少年兄，年歲可能嘛有五、六十；但是漢草真勇，色水大範，恰(kah)虎全款的色水，邊仔總是綴(tuè)五、六隻細漢鱸鰻貓公，做伙佇柴仔巷咧欺負別人。小咪嘛毋是簡單的人物，莫講烏貓範勢先贏別人，翹上天的烏尾，瘦瘦的體格，烏仔看著嘛拚(lòng)著電火柱(thiâu)，而且小咪是二十出頭的少年兄，跤手真猛(mé)，會當算是台灣上蓋勇敢的烏貓兄，都市來的貓仔，彼支翹懸懸的烏尾，開始佇柴仔店巷咧相爭地盤。

小咪已經佇我的紗窗挖一空，逐工自由出入二樓的窗仔，敢若(kán-ná)腹肚枵才會記得轉來食暗，透早出去，到半暝才會轉來，真辛苦佇柚城的柴仔巷咧拚事業，好佳哉看著我猶是溫柔sai-nai、真體貼，的確是身軀有流西拉雅的血，轉來柚城欲恰勇仔輸贏。

【斷尾出發的精神】

柴仔巷真奇怪，有時陣看無三隻貓仔，有時陣閣看著個規陣規陣坐佇巷仔內；小咪今日早起對家已佇紗窗挖的彼空入來，恬恬去倒佇伊家已彼領毯仔遐，無食飯嘛無蹣蹣(tsiāu-that)，靜靜睏佇二樓便所口的毯仔；共伊叫嘛袂應，小咪算是真愛講話的貓仔，叫一聲，定定嘛，「Inn-inn-ann-ann」叫五聲；隔轉工早起小咪攏無起床，共身軀勾(kiu)做一九，恰螺仔仝款，我過共伊摸，閣受氣hánn我，詳細共伊看，才發現是尾欲斷去，我趕緊爻(tshuā)伊去病院予醫生看。

醫生共尾溜恰尻川(kha-tshng)相接有毛的部份攏剃了了，好佳哉我有緊發現，雖罔講已經咬甲賭(tshun)骨，毋過小咪尾真勇，彼支長長的尾猶原救轉來，予伊仝款緣投。我共小咪關佇厝內，尾猶未好進前，我攏袂予伊出去迫迫；挂開始，逐工嘛是乖乖仔做都市的厝內貓仔，兩禮拜猶未過，尾可能已經袂疼，閣開始扒(pê)門想欲出去迫迫矣！

無愛予伊出去，逐工坐佇窗仔前咧罵我，「我的地盤閣予勇仔占去矣啦！你緊予我去巡巡看看的啦！」我硬是無欲開門，小咪像起痾(síáu)仝款，喙齒直直咬尾溜受傷的所在，敢若是講：「你無欲予我出去，我就共尾咬予斷好啊！」

「緊出去，緊出去！尾若閣斷著無愛爻你去醫矣啦！」我共門拍開予伊出去的時，喙裡那(nā)罵。

【春天開花的貓仔罔】

柴仔店彼隻阿咪，一个溫柔體貼閣勢(gâu)sai-nai的查某人，領頸掛一條紅色被鍊(phuah-liān)，若毋是頂禮拜我去病院，我嘛毋知伊已經生過兩擺，十隻貓仔罔；一定是石牌店彼个勇仔，遐老矣，閣哺(pōo)這種幼齒的，也毋驚哽(kénh)著！

昨暗，佇二樓窗仔邊聽著幾聲足幼的聲，我詳細共看，是貓母爻三隻貓仔罔，原來春天的貓仔罔攏大漢矣，媽媽咧教個按怎跔上鐵筒(tang)，閃勇仔彼个大歹人！

春天的柴仔巷，貓母攏愛坐佇巷口開講，貓公就負責佇鐵筒相拍，有贏才看佗一个貓母上婿，會使替春天開一蕊婿的花蕊！柴仔巷的春天，就算講無花味的芳，鼻貓仔味嘛迷人，真怨妒遮逐工相拍開講的柴巷貓仔。

柴仔店對面的細條巷仔，有一間車衫的店，我逐工經過幹(uat)角食早頓，初五彼工聽著電火柱邊有細隻貓仔哀哀叫的聲，我詳細共看，是兩隻烏色像夜婆遐爾(hiah-nī)大隻的貓仔罔，敢講這是小咪春天掖的子(tsi)，予媽媽放揀(sat)的貓仔花蕊？

猶未斷奶的夜婆貓仔罔，我看著小咪轉來就趕緊去問伊，這敢是你春天掖的子，小咪無想欲插(tshap)我，我看兩隻貓仔罔，叫聲毋無成(síng)貓仔：「Inn-uinn-uinn-uinn」行路成雞仔，所以我共個號做小咪的雞仔罔。

【五王埕前無出聲，樹頭的事實】

倒佇學寮的頂下層眠床，白色的眠床枋，恰我淺藍色的枕頭，彼工目睭擘開進前，我夢著五王廟埕頭前，勇仔爻兩隻貓仔欲欺負小咪，廟埕頂停幾仔台遊覽車，親像進香鬧熱的日子，我倚(khiā)佇兩台遊覽車中央，手裡提一个a-lú-mih淺碗，內面貯(té)一寡仔食賭的清(tshìn)飯，佇邊仔咧叫小咪，另外兩隻像勇仔彼種虎花色的貓仔，才沓沓仔離開；小咪猶無食我手裡的飯，我目睭就精神矣，坐佇眠床頂，咧想小咪有轉去睏無？

我騎彼台紅色的鐵馬，佇柴仔店彼條巷仔躉(séh)來躉去，ànn落去逐台車跤，看敢有一隻烏貓佇下跤，「小咪敢是交新的女朋友，無欲轉來矣？」巷仔口的阿伯共我講，我轉去學校彼个拜三，小咪從(tsông)過巷仔，予oo-tóo-bái拚著。我的目屎對目睷流落來，鼻仔拍拚咧喘氣，共我的跼踏車牽轉去我家己的彼間透天厝，嘛袂記得共巷口的阿伯說多謝；坐佇小咪的飼料碗邊仔，看伊食賸的飼料，恰粉紅色的沙盤，閣有彼領殍(phú)色的毯仔。

半暝，窗仔外閣有貓仔咧相拍的聲，敢是小咪轉來矣？烏貓雖罔無濟，毋過也毋是無其他的烏貓，無的確是小咪閣恰勇仔咧揸(tshia)拚，我去窗仔邊看，貓仔一定是聽著我的跼步聲，因為我嘛聽著个的跼步聲啊！行到窗仔口的時，敢若看著烏色的鐵筒。

厝內底攏是小咪的味，睏的時陣，仝款留頭殼枕頭的位予伊，半暝轉來會先來我的頭毛sai-nai一下，才去便所邊睏。

總爺彼排長長的樣(suāinn)仔樣，一包一包攏是死去的貓仔，我揣著巷口阿伯共我講的彼包塑膠囊(lok)仔，棺(kuānn)去埋佇曾文溪邊的樹仔跤，閣看著伊耳仔邊彼个相拍受傷的痕跡。雞仔囡猶閣毋知小咪阿爸袂閣轉來，猶原倒佇冰冰的thái-luh頂面要彼包白色的衛生紙。

後來，我攏毋敢行過彼條柴店的巷仔，跼踏車輪就按呢躉對大車路去，經過青青紅紅的khâng-páng，騎過長長的樣仔樣；曾文溪的溪岸邊，加一隻西拉雅的貓仔，風吹的時，我聽著伊勇敢、趣味又閣溫柔的聲：「Ann ann！」

創作理念

真濟人生的趣味恰感動攏發生佇咱生活邊，愛用心去感受，著會看著無共款的角度；人恰貓仔的世界、都市恰庄跤的生活、孤單恰快樂的人生、傷心毋敢面對的代誌，一項一項佇人的人生演出。

王蒼雯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

